

浙江绍兴方言隔开式动补结构的句法表现 与语义限制*

盛益民¹ 朱佳蕾²

(1, 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 上海 shengym@fudan.edu.cn;

2,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 上海 zhujialei@shisu.edu.cn)

提要 动结式带宾语使用隔开式的“动词+宾语+补语”(VOR)语序,是绍兴话区别于普通话的重要语序特点。本文主要讨论绍兴话 VOR 动补结构的句法表现与语义限制,并结合汉语史,考察了句法、语义限制的成因。

关键词 浙江绍兴话 吴语 VOR 结构 语类限制 话题显赫 构式竞争

零 引言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动结式(VR)①带受事等宾语只有 VRO 一种语序,而不能使用隔开式动补结构 VOR,例如:

①a. 打死他| 吃完饭| 用掉一百块钱。

b. * 打他死| * 吃完饭| * 用一百块钱掉。

吴语则广泛分布着隔开式的 VOR 语序,具体请参石村广(2016、2018)的综述。例如:

②上海: 烧伊酥煮烂它| 晒伊干晒干它。(许宝华、汤珍珠主编 1988: 481)

③嘉善: 锅肉烧伊酥把这锅肉煮烂。(傅国通 2010a: 37)

④嵊州: 缚伊牢系紧它| 张伊清爽看清楚他。(钱曾怡 1988)

⑤宁波: 敲依煞打死你| 压其扁压扁它。(周志锋 2012: 285)

⑥舟山: 敲其碎敲碎它| 压其扁压扁它。(方松熹 1993: 20)

⑦东阳: 踢渠破踢破它| 敲渠碎敲碎它。(傅国通 2010a: 37)

⑧武义: 打佢死打死他| 讴佢醒喊醒他。(傅国通 2010b: 167)

⑨温州: 小李不留心打一个碗破爻| 小李不小心打破了一只碗。(潘悟云 1997)

根据动结式与宾语的语序问题,吴语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

*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项目和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上海话动词短语的句法语义研究”(2019EYY002)的支持。初稿在首届“句法-语义界面”青年学者工作坊(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年 05 月)和第九届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安徽大学 2018 年 6 月)上报告。文章写作及修改过程中,承蒙刘丹青、陶寰、陈振宇、石村广、唐正大、李旭平、范晓蕾、邓盾、王芳、卢笑予、杨萌萌、金春华、宋天鸿等师友指教,一并致谢。

① 动趋式和能性动补结构带宾语的情况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趋向补语不表示趋向意义而表示结果意义或状态意义,则可看作动结式,本文一并讨论。

类型	VRO	VOR	方言举例
苏州型	+	-	苏州、常州等
上海型	+	+	上海、温州等
绍兴型	-	+	绍兴

其中,苏州型跟普通话比较一致,例如苏州话只能说“敲碎俚敲碎它”而不能说“敲俚碎敲碎它”(石汝杰:私人交流)。上海话、温州话则是既可以接受VOR,也可以接受VRO。例如:

⑩上海:敲碎渠|敲渠碎敲碎它。①

⑪温州:拖了“滞”两个间|拖两个间了“滞”拖干净了两间房子。(林依俐 2018)

绍兴型只存在VOR语序,老派绍兴柯桥话就是如此②,在吴语乃至整个汉语方言中都非常特殊。例如:

⑫敲渠碎敲碎它|修只好修好一只|喫三个患吃掉三个。

⑬*敲碎渠敲碎它|*修好只修好一只|*喫患三个吃掉三个。

王福堂(1959)很早就发现绍兴话存在“打伊败打败他”这样的VOR语序。陶寰(1996)指出,绍兴话人称代词充当动结式的宾语,一般放在动词和补语之间;如果宾语为非人称代词,则一般放在句首作话题,同时在动词、补语之间用一个照应的代词,如“只鸡好杀渠患哉那只鸡可以杀了”。吴子慧(2007:212)也指出绍兴话存在VOR结构,所举例句也限于人称代词,同时提出两点:第一,这种格式要求句式短,动词以及补语是单音节的,双音节有困难;第二,用于未然语境。石村广(2016、2018)根据吴子慧(2007),认为包括绍兴话的VOR多用于祈使句与未然语境,使用条件也可以概括为情态范畴的非现实(irrealis)语境。

绍兴话的情况远比先贤所讨论的要复杂:第一,盛益民(2014)已经提及,能进入VOR结构的成分不限于人称代词,还包括量词、数量结构等。第二,吴子慧(2007:212)认为动词、补语限于单音节,实则不然,动词、补语均无音节限制,如例⑭。第三,VOR的宾语位置不仅可以出现单宾语,也可以出现双宾语。第四,不同类别宾语构成的VOR结构的语义限制有不同表现,并不能整体上简单地归结为时间范畴的未然语境或情态范畴的非现实语境。

⑭房间收捉间好收拾好一间房间|屙三件清爽洗干净三件|收捉渠清爽收拾干净它。

本文在盛益民(2014)的基础上,考察绍兴柯桥话的VOR结构,语料来源于第一作者的省内,并得到其他母语者核实。柯桥现为绍兴市的市辖区,柯桥话属于吴语太湖片临绍小片(《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2012)。本文着重探讨以下问题:(1)绍兴柯桥话VOR结构中宾语的语类限制;(2)由人称代词宾语和量词、数量结构宾语所构成的单宾、双宾VOR结构在语义限制方面的表现;(3)从功能角度解释VOR结构句法、语义限制产生的原因。部分常用虚词采用的记音字如下:侬 ηa^4 我们|侬 $no\eta^8$ 你|侬 na^4 你们|伽 ga^2 他们|益 $ie\eta^7$ 这|亨 han^5 那、存续体标记|带 ta^0 存续体标记|咚 ton^0 存续体标记|患 $fu\epsilon^4$ 动相补语“掉”|弗 $fe\eta^7$ 不|噶 $te\eta^7$ 了|咽 $ga\eta^7$ 定语标记“的”|拉 la^0 连类标记|头卯刚才|奥卯可能|坎板肯定|海个谁。

壹 宾语的语类限制

1.1 单宾结构 王福堂(1959)、陶寰(1996)、吴子慧(2007:212)等均只涉及到由人称代

① 根据本文第二作者的语感,上海话的VOR结构在使用上有较多限制,必须要有后续句。

② 新派受普通话影响,也可以部分地接受VRO结构,但是宾语限于量词或者“数量”结构,而且只能用于已然事件,如“吃患嚼三个吃掉了三个”。当然,更自然的说法还是VOR结构的“吃嚼三个患吃掉了三个”。

词充当宾语的 VOR 结构 吴语较为普遍。柯桥话的这类结构中,当代词宾语回指话题成分时,可以是同指关系,代词限于第三人称“渠”,如例⑮;也可以是外位领属关系(external possession) 此时代词不限,如例⑯。

⑮个苹果,我想喫渠,患那个苹果我想吃掉它。

⑯个苹果我想喫伽/佢患我想吃掉他们/你的苹果。

除了人称代词,进入 VOR 结构的宾语语类还可以是无定量词结构、“数量(名)”^①结构、其他数量类成分,例如:

⑰头卯杀嘢只鸡患刚才杀掉了只鸡| 苹果喫个患吃掉一个苹果| 芋苳灌脸盆满芋苳装满一脸盆。

⑱啤酒开两瓶好开开了几瓶啤酒| 一顿饭喫嘢几瓶茅台酒患一顿饭吃掉了几瓶茅台酒。

⑲杀嘢呆个人患杀掉了很多人| 写嘢啥星好写好了不少。

名词(包括普通名词、专有名词)、非数量疑问代词、定指量词结构(参看盛益民等 2016)、“指量名”结构、领属结构等其他名词性成分,都不能进入 VOR 结构,必须将其话题化之后用代词等回指。例如:

⑳* 开啤酒好~啤酒开渠好开好啤酒| * 庠头卯买来件衣裳清爽~头卯买来件衣裳庠渠清爽洗干净昨天买来的那件衣服。

㉑* 医阿兴好~阿兴医渠好治好阿兴。

㉒* 佢想敲海个杀?~佢想海个敲渠杀你想打死谁?

㉓# 开部车患~部车开渠患开走那辆车。

㉔* 喫益个(苹果)患~益个(苹果)喫渠患吃掉这个苹果。

㉕* 喫佢个苹果患~佢个苹果喫渠患吃掉你的苹果。

可见,除了代词,只有表示无定的“量(名)”结构和“数量(名)”结构可以用于 VOR。

1.2 双宾结构 绍兴话的隔开式动补结构,可以容纳两个宾语,其中近宾语仅限于人称代词,远宾语仅限于无定量词结构或者数量结构。例如:

⑳电视机装佢只好装好一台我们的电视机。 ㉗喫佢三个鸭梨患吃掉你三个鸭梨。

㉘人敲伽两个杀他们中的人打死几个。 ㉙绳拉渠些长绳子把它拉长一点/把他的绳子拉长一点。

近宾语非人称代词,远宾语非无定量词结构或者数量结构时,均不合法:

⑳* 喫嘢阿兴三个苹果患吃掉了阿兴三个苹果。 ㉙* 扯嘢簿子两本破撕破了两本本子。

㉚* 用渠纸头患用掉他的纸。

跟单宾结构一样,当宾语是第三人称单数“渠”,既可以回指客体话题,也可以与该客体话题构成外位领属关系;如果宾语是其他人称代词,则只能与客体构成外位领属关系。下面举第三人称单数“渠”和复数“伽”的对照例句来说明:

⑳阿兴,咽苹果,喫渠,些患吃掉点阿兴的苹果。

㉑阿兴拉,咽苹果,喫伽,些患吃掉点阿兴他们的苹果。

隔开式动补结构可以容纳双宾语表达非给予类事件,可见并非典型的双及物结构。此类现象之前学界基本没有涉及,汉语史文献中也未见用例。

① 陶寰(私人交流)告知,在绍兴陶堰话中,只允许量词和“数量”结构进入 VOR,而很不接受无定“量名”结构和“数量名”结构,体现出了绍兴话内部的差异性。例如:修喇部(*电视机)好修好了一台电视机。| 敲喇渠四个(*茶杯)破敲破了他四只茶杯。

1.3 小结 绍兴话允许人称代词和无定量词结构等数量结构构成 VOR 语序,同时还允许出现“V+O 代+O 数量+R”的双宾式。

大部分吴语的 VOR 都是由人称代词(尤其是第三人称单数)充当宾语。施俊(私人交流)告知,义乌佛堂方言就只允许人称代词用于 VOR 结构;上海话则只允许人称代词和表示无定的光杆量词构成 VOR(如“拿只脱拿掉一只”),并不允许其他的名词性短语,比绍兴话更严格;林依俐(2018: 23)指出,温州话只有无定成分可以用于构成 VOR 结构,人称代词、光杆名词等均不能接受。由此可见,吴语 VOR 结构在语类限制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过在限制定指和类指的名词短语方面,也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

贰 VOR 结构的语义限制

吴子慧(2007: 212)认为绍兴话的 VOR 结构只能用于未然语境;石村广(2018)根据 Comrie(1985: 39-40)等的界定,认为只能用于非现实语境。其实,绍兴话的情况远为复杂,不同语类宾语构成的 VOR 结构所能出现的环境并不相同,可以分三种情况讨论。

2.1 人称代词构成的单宾 VOR 结构

①不能用 VOR 的语境。当小句的命题部分是已然事件时,基本上都不能用 VOR,而要用对应的处置式或话题结构。一方面,与小句的句法地位并没有关系,不论是主句还是宾语从句、主语从句、关系从句等从句,都是如此,例如:

③5 a.* 本书老早撕我破亨哉早就撕破我那本书了。 b. 本书老早捉我撕破亨哉早就把我那本书撕破了。

③6 a.* 我敲得伽杀哉我打死了他们。 b. 我捉伽敲杀哉我把他们打死了。

③7 a.* 我晓得本书已经撕渠破咚哉我知道那本书已经撕破了。
b. 我晓得本书已经捉渠撕破咚哉我知道已经把那本书撕破了。

③8 a.* 渠头卯气到肚皮都气渠破啦他刚刚气得肚子都气破啦!
b. 渠头卯气到肚皮都捉渠气破啦他刚刚气得把肚子都气破啦!

③9 a.* 块匾老早搽渠破看得佢难过杀哉早就砸破了那块匾看得我们难过死了。
b. 块匾老早捉渠搽□[ta⁰]①破看得佢难过杀哉早就把那块匾砸破了看得我们难过死了。

④0 a.* 部车弄渠破嗰人弄坏了那辆车的人。 b. 部车捉渠弄破嗰人把那辆车弄坏了的人。

④1 a.* 佢是话道已经医伽好哉嘍,佢好归来哉嗰你如果已经医好他们了,你可以回来了。
b. 伽佢是话道已经医好哉嘍,佢好归来哉嗰你如果已经医好他们了,你可以回来了。

④2 a.* 阿兴喫渠光才至来嗰阿兴吃光了它才来的。 b. 阿兴喫光才至来嗰阿兴吃光了才来的。

另一方面,也与疑问、否定、可能性情态、必然性情态等加在命题之上的操作无关,如果是已然事件,也都不能使用 VOR,例如:

④3 a.* 佢前里两本书有冇搬渠光你前天有没有搬光那几本书?
b. 佢前里有冇捉两本书搬光你前天有没有把那几本书搬光?

④4 a.* 是弗是阿兴敲佢哭嗰是不是阿兴打哭你的? b. 是弗是阿兴捉佢敲哭嗰是不是阿兴把你打哭的?

④5 a.* 两只碗还弗用渠好亨啻,用好再还伽还没有用完那几只碗,用完了再还他们。
b. 两只碗还弗用好亨啻,用好再还伽那几只碗还没有用完,用完了再还他们。

④6 a.* 梗鱼渠奥卯喫渠患咚哉他可能吃掉那条鱼了。 b. 梗鱼渠奥卯捉渠喫患咚哉他可能把那条鱼吃掉了。

④7 a.* 渠些下饭坎板分渠光咚哉他肯定分光那些菜了。 b. 渠些下饭坎板分光咚哉他那些菜肯定分光了。

① □[ta⁰]是绍兴话动补结构中表示完结的词缀,相关问题请参盛益民(2014)。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此外,还有两种非已然的语境也排斥使用 VOR 结构。一种是表达动作行为即将实现,如例④⑧;另一种是由“看”构成的提醒类祈使句,如例④⑨。

④* 两株树要吹渠翻快带哉那棵树快要被吹倒了。 ④⑨* 侬些钞票看无渠患你小心把那些钱弄丢。

许宝华、陶寰(1999)、盛益民(2010)指出,绍兴话处置式只能用于已然事件,如例⑤⑩⑪;而排斥 VOR 的环境恰好是可以允准处置式的,如例⑫⑬,两种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显而易见。

⑤⑩ 阿兴捉渠敲杀哉阿兴把他打死了。

⑤⑪* 扇门捉渠开开把门打开!

⑤⑫ 要捉两株树吹翻快带哉快要把那几棵树吹倒了。 ⑤⑬ 侬看些洋钿捉渠无患你小心把那些钱弄丢。

① 可以用 VOR 的语境。当小句的命题部分是未然事件(即将实现除外)时,基本上都可以用 VOR 结构。一方面,与小句的句法地位没有关系,如例⑭-⑱。另一方面,也与疑问、否定、可能性情态、必然性情态等命题之上的操作无关,如例⑲-⑳:

⑤⑭ 我只缸明朝去修渠好我明天去修好那只缸。

⑤⑮ 两只鸭我想吃伽患我想吃掉他们的那几只鸭子。

⑤⑯ 块匾去操渠破我弗同意去砸破那块匾我不同意。

⑤⑰ 埭路会去修渠好嗰人会去修好那条路的人。

⑤⑱ 侬弗吃渠光咽说话 勳归来你不吃完它的话 别回来。 ⑤⑲ 侬吃渠光再来你吃完它再来。

⑥⑰ 顶拣好弄到明朝株树斫渠患最好弄到明天砍掉那棵树。

⑥⑱ 阿兴是话道去敲渠碎噠 我就拨渠十块洋钿阿兴如果敲碎它的话 我就给他十块钱。

⑥⑳ 本书是是我去搵渠患是不是我去扔掉那本书?

⑥㉑ 本书弗可扯伢破别撕破我们那本书!

⑥㉒ 渠奥卯本书想一日孤注看渠光他可能想一天之内看完那本书。

⑥㉓ 侬放心好哉,只电视机我坎板会修渠好嗰你放心好了,我肯定会修好那台电视机的。

意愿性算子所带的补足语都是未实现的,表达意愿性的命题一定要用 VOR,不受小句地位、各种语义的限制。例如:

⑥㉔ 我要去吃渠患我想去吃掉了。

⑥㉕ 件衣裳侬勳弄渠澍那件衣服你不要弄脏它。

⑥㉖ 侬块肉要要烧渠熟你想不想把这块肉烧熟?

⑥㉗ 只水桶蛮蛮好咽摆亨,渠日日相似要去踢渠翻那水桶放在那儿挺好的,他天天要踢翻它。

广义的祈使句包括命令、建议、提醒、劝阻、禁止等多种不同的语义,都是 VOR 结构最常用的语境,如例⑳-㉓;由控制动词等构成的兼语句,可以看成是内嵌的祈使结构(Givón 1994),也需要使用 VOR 语序,如例㉔。

⑦⑰ 快些医我好快点儿治好我!

⑦⑱ 杯茶侬好吃渠患哉你可以吃掉那杯茶了!

⑦⑲ 何弗得株树推渠翻哩为什么不把那棵树推倒呢!

⑦㉑ 本书弗可扯渠破那本书别撕破它!

⑦㉒ 渠讴我两个苹果吃渠患他让我吃掉那几个苹果。

相当于“在”的助动词“味带、味亨、味咚”表达进行体,可以与 VOR 结构共现①,而且对各类环境都没有限制。例如:

⑦㉓ 阿兴本书味亨扯伢破阿兴正在撕我们那本书。

⑦㉔ 件衣裳渠有有味亨岸渠清爽他在没在洗那件衣服?

⑦㉕ 本书伽弗味亨扯渠破他们没在撕那本书。

⑦㉖ 伽只鸡奥卯味亨杀渠患哉他们可能正在杀那只鸡了。

⑦㉗ 株树伽坎板味亨斫渠患他们肯定在砍那棵树。

⑦㉘ 渠是话道只电视剧味咚修渠好哉,侬甯去修哉他如果正在修那只电视机,那你就不要去修了。

此外,主句如有反叙实标记(counterfactual marker)“该想早知道”,也可以使用 VOR,例如:

⑦㉙ 我该想医侬好嗰我早知道就医好你了。

⑦㉚ 只鸡伢该想喫渠患嗰早知道我们就把那只鸡吃掉了。

① 普通话的动结式一般不能与进行体搭配,这也是绍兴话与普通话的一个区别。

③现实性敏感。绍兴话允许 VOR 的语境有:未然事件、现在进行、意愿、非提醒类、祈使、反叙实主句;排斥 VOR 的语境有:已然、即将实现、提醒。Mithun(1995)认为,跨语言来看,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发生的事件或陈述总是与尚未发生的事件或陈述相对应,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非现实的;至于不同句法结构的具体归属,则存在语际差异,如有的语言疑问和否定一律是非现实的,而另一些语言则依据其中命题是否实现而发生分裂。据此,我们可以像石村广(2018)那样,将绍兴话 VOR 的使用环境概括为非现实语境。

当然,绍兴话有几个方面比较特别:第一,跨语言来看,正在进行的行为是现实性的(Mithun 1995),而在绍兴话中却属于典型非现实的未然情景;第二,人类语言普遍把假设条件句处理为非现实(Mithun 1995),而绍兴话根据命题的时间属性有不同的表现,也比较特别;④第三,跨语言普遍把反叙实情境处理为非现实(Mithun 1995),而绍兴话在反叙实方面呈现主句与从句的分裂性,主句表现与非现实一致,允许使用 VOR;而从句与实现语境一样,排斥 VOR,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例如:

⑧^{*}渠啷毛病是话道医渠好哉,多少好啲要是治好他的病了,该有多好。

总之,我们虽然把绍兴话 VOR 所能出现的环境概括成非现实语境,但是这个非现实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尚需另文讨论。

2.2 数量类宾语构成的单宾 VOR 结构 由无定“量(名)”结构、“数量”结构等数量类构成,与由人称代词构成的 VOR 结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并不受到小句现实性的限制。这一结构可用于非现实语境。可以是简单句,包括未然、意愿、祈使、疑问、可能性情态等,例如:

⑧⁴渠会喫三个患啷,放心够哉他会吃掉三个的,放心好了。 ⑧⁵纸头我想扯两张破我想撕破几张纸。

⑧⁶侬再去喫只香蕉患你再去吃掉一只香蕉!

⑧⁷侬饭是弗是再喫碗患你是不是再吃碗饭?

⑧⁸伽奥卯一年里头屋要造十间好啲他们可能一年之内要造好十间房子。

也可以是复杂句的从句部分,例如:

⑧⁹侬是话道人去救个活,我就拜侬为师你如果能救活一个人,我就拜你为师。

⑧¹⁰鱼侬是话道要破两梗患嘍,侬去破够哉你如果想要杀掉几条鱼,那你去好了。

⑧¹¹我件衣裳弗想侬弄渠溼我那件衣服不想你弄脏它。

⑧¹²我诶渠面粉搨三埭好我让他揉好三团面粉。

若用于已然语境,相当于普通话“了₁”的完整体标记“啲”绝对不能省略。可以是陈述、疑问、可能性情态等简单句,如例⑧³-⑧⁵;也可以是关系从句、条件从句等从句,如例⑧⁶-⑧⁷。

⑧³我苹果喫个患我吃掉了一个苹果。

⑧⁴阿兴是弗是庠嗰件清爽咚哉阿兴是不是洗干净了一件衣服?

⑧⁵下饭奥卯已经烧啲两碗好亨哉菜可能已经烧好几碗了。

⑧⁶汽车修啲三部好啲人好休息哉修好了三辆车的人可以休息了。

⑧⁷侬是话道已经喫得三个患咚哉嘍,弗可喫哉你如果已经吃掉三个了的话,就别吃了。

2.3 双宾 VOR 结构 如果是在非现实语境中,双宾 VOR 结构使用非常自由,用于主句,如例⑧⁸-⑧¹⁰;也可以用于复杂句的从句,如例⑧¹¹-⑧¹²。

① 范晓蕾(2020)认为,假设过去句的“现实性程度”高于假设将来句或其他的非现实句,汉语的假设过去句的各项语法表现跟典型的现实句往往是一致的,所以假设过去句应该非现实谓语到现实性谓语的“过渡环境”。绍兴话的情况与其观察比较一致。

- ⑨⑧ 佶去喫伽三个患嘛你去吃掉他们三个呀! ⑨⑨ 伽梗绳味亨拉渠些长他们正在拉长那条绳子。
 ⑩⑩ 馒头喫渠三个患馒头吃掉它三个。 ⑩⑩ 我想面包先喫渠个患我想先吃掉一个面包。
 ⑩⑫ 佶是话道去医伽两个好,伽坎板会谢佶啲你如果治他们能治好几个,他们肯定会谢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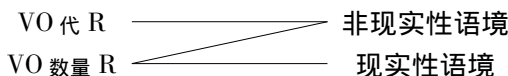
如果是现实性语境,则与命题是否表达主观受损有关。主观受损的行为,必须用处置式而不能用双宾 VOR 结构,如例⑩③-⑩④;非主观受损的句子,可以用双宾 VOR,而不能用处置式(除非是做主观受损的理解),如例⑩⑤。

- ⑩③ a. * 苹果喫啲伽些患吃掉了点儿他们的苹果。 b. 苹果捉伽喫啲些患把他们的苹果吃掉了点儿。
 ⑩④ a. * 敲啲仔三只碗破老信是海个敲破了我们三只碗的人是谁?
 b. 捉仔敲啲三只碗破老信是海个把我们的三只碗敲破了的人是谁?
 ⑩⑤ a. 狗医啲伽好两只好治好了他们好几只狗。 b. * 狗捉伽医啲好两只好治好了他们好几只狗。

2.4 小结 绍兴话 VOR 结构的语义限制,请看下表。从中可以看出,宾语语类的不同,会直接影响 VOR 结构的语义限制。

	VO 代 R	VO 数量 R	VO 代 O 数量 R
现实语境	×	✓	×(主观受损); ✓(非主观受损)
非现实语境	✓	✓	✓

石村广(2016、2018)认为吴语使用 VOR 结构的限制条件是非现实语境。这一论断大大深化了学界对吴语 VOR 结构的认识。由于多数吴语只允许人称代词进入 VOR,符合这个限制条件;而对于绍兴、温州等方言由数量成分构成的 VOR 结构,则不受现实性的制约,例⑩温州方言的例子就是用于典型的现实性语境。根据现有的观察,吴语 VOR 的语类限制与语义限制基本上呈现如下的对应关系:



参 句法、语义限制的功能解释

学界对汉语史中的隔开式动补结构 VOR 已经有充分讨论(梅祖麟 1991; 蒋绍愚 2003; 赵长才 2000、2003; 魏培泉 2005; 等)。蒋绍愚(2003)、蒋绍愚、曹广顺主编(2005)、石村广(2018)等认为,吴语的 VOR 结构是六朝到唐宋之间汉语语法面貌的一种保留。刘丹青(2011)也认为,吴语“整个‘VOR’在句法层面都已很不自由,是一种功能萎缩的中古汉语残留结构。”绍兴话只有 VOR 语序,可能代表了汉语史中比较早期的一种面貌。下面结合汉语史,考察绍兴话乃至吴语 VOR 结构句法、语义限制的成因。

3.1 话题显赫与语类限制 汉语史中,VOR 结构中可以出现的宾语既可以是光杆名词,也可以是人名代词、指示词短语、领属结构、数量短语等,例如:

- ⑩⑥ 小船上人恐人来多,即斫短断。(《法显传》)
 ⑩⑦ 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三国志·杨洪传》)
 ⑩⑧ 是时色界净居诸天,即便化作大猛威风,吹彼树倒。(隋·阇那崛多《佛本行集经》)
 ⑩⑨ 夫人伺王不在时,遣人伐其树倒。(《法显传》)
 ⑩⑩ 太子执箭一射,便穿七铁猪过。(隋·阇那崛多《佛本行集经》)

相较于汉语史,绍兴话能进入 VOR 的语类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与绍兴话话题显赫有关(刘丹青 2003; 盛益民 2014; 盛益民、陶寰 2019)。

先来看名词短语。根据盛益民(2014),绍兴话各类名词短语的指称表现如下:光杆名词

基本上只能表示类指或者无指,“指量名”结构、定指量词结构、领属结构等表示定指,而无定量词结构、“数量(名)”结构表示不定指。从第1节的语类限制可知,只有不定指的名词短语可以用于VOR,而定指、类指的名词短语都不行。徐烈炯、刘丹青(2007/1998)、刘丹青(2018)等均指出,定指、类指与话题具有无标记的关联性。绍兴话具有强烈的话题显赫特征,并出现了定指、类指名词性成分用于动前而无定名词短语用于动后的较为严格的限制。表定指、类指的名词短语之所以不能进入VOR结构,就与这种句法限制具有密切的关系,表定指、类指的成分在绍兴话中都需要充当话题,这从例⑨-⑭中就可以看出来。

而人称代词,虽然也是唯定指成分,但能用于VOR结构而不发生话题化,与两方面的原因相关:一方面,受事性的人称代词话题化后容易造成生命度的干扰效应(刘丹青2003),因此倾向于仍然充当宾语;另一方面,根据盛益民(2014),绍兴话宾语位置的人称代词为依附性的附着词(clitics),也更容易保留在宾语位置而抗拒话题化。

3.2 构式竞争与语义限制 在中古汉语时期,VOR结构对现实性并不敏感,既可以用于现实语境,也可以用于非现实语境,例如:

⑪小船上人恐人来多,即斫絙断。(《法显传》)

⑫是时色界净居诸天,即便化作大猛威风,吹彼树倒。(《佛本行集经》)

⑬敕使人言“汝今割我股里肉取。”尔时使人如较,即以利刀割取。(《贤愚经》)

⑭今当打汝前两齿折。(《贤愚经》)

⑮我宁刺汝王子咽杀,取血而饮,今终不饮王所送酒。(《撰集百缘经》)

例⑪-⑫中,“斫断绳索”“吹倒那棵树”都是已经发生的事件,属于现实语境;例⑬“割取我的大腿肉”是一个祈使句,例⑭“当”表明是道义情态,例⑮中“宁”所在的是让步小句,都是典型的非现实语境。

我们认为绍兴话中由代词构成的VOR结构仅限于非现实语境,是中古以来VOR结构功能发生萎缩的结果。关于吴语VO代R结构在语义上体现的现实性限制,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林素娥(2015:313)认为,VOR式跟受事话题句有密切联系,这类句子随着处置式的发达逐渐消退;而石村广(2016、2018)认为,汉语是一种利用语序来表示致使程度强弱的语言,也就是说,VOR语序对动作对象的致使程度比VRO语序要低,所以它倾向于表达那些未然或非现实的情景。由于绍兴话由无定数量成分构成的VOR并不对现实性有限制,因此石村广(2016、2018)的观点恐怕不能成立。我们认为,绍兴话由人称代词构成的VOR结构之所以只能用于非现实语境,是其与处置式构式竞争的结果。

绍兴话处置式与VO代R结构在使用上基本上呈现互补分布,VO代R使用的限制,可以看做是处置式发展之后双方功能分工的结果:一方面,现实语境倾向于选择及物性较高的构式,处置式是高及物性构式,优先会用于现实语境,使得VO代R结构退至祈使等非现实语境,两者形成分工;另一方面,由于处置句宾语位置也是最常容纳定指的语境(Chen 2004等),而数量类宾语都是表示无定的,因此处置式并不会与之产生竞争,从而使得数量类宾语依旧可以构成VOR结构。盛益民(2010)指出,绍兴话处置式使用的语用条件是表达主观受损的事件,主观受损行为必须用处置式。2.3节提到,双宾VOR结构只能表达非主观受损的已然事件,否则必须用处置式。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VOR的语义限制是与处置式功能竞争的结果。

肆 结语

本文主要考察了吴语绍兴柯桥话的隔开式动补VOR结构。VOR结构中宾语允许人称代

词、无定量词结构、“数量(名)”结构构成单宾结构或者双宾结构,而排斥其他名词性成分,这与绍兴话的话题显赫有密切关系。由人称代词构成的 VOR 结构对事件的现实性比较敏感,而由数量类成分构成的 VOR 结构则对现实性并不敏感,这是 VOR 结构与处置式之间发生构式竞争的结果。此外,动结式所体现的论元结构非常复杂,引起学界广泛讨论(请参看朱佳蕾 2014)。关于绍兴话 VOR 结构所体现的论元结构问题,朱佳蕾和盛益民(Zhu & Sheng 2018)有相关讨论。

参考文献

- 范晓蕾 2020 谓语的整体属性对“了1”分布的制约效果,《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方松熹 1993 《舟山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傅国通 2010a 浙江吴语共时特征,《方言丛稿》(北京)中华书局
- 傅国通 2010b 武义话的语法特点,《方言丛稿》(北京)中华书局
- 蒋绍愚 2003 魏晋南北朝的“述宾补”式述补结构,《国学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 蒋绍愚、曹广顺[主编] 2005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北京)商务印书馆
- 林素娥 2015 《一百多年来吴语句法类型演变研究——基于西儒吴方言文献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林依俐 2018 温州方言受事成分句法位置及允准条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丹青 2003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2011 汉语史语法类型特点在现代方言中的存废,《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刘丹青 2018 制约话题结构的诸参项——谓语类型、判断类型及指称和角色,《当代语言学》第1期
- 梅祖麟 1991 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语言学论丛》第1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潘悟云 1997 温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钱曾怡 1988 嵊县长乐话语法三则,《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
- 盛益民 2010 绍兴柯桥话多功能虚词“作”的语义演变——兼论太湖片吴语受益者标记来源的三种类型,《语言科学》第2期
- 盛益民 2014 《吴语绍兴柯桥话参考语法》,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盛益民、陶寰、金春华 2016 准冠词型定指“量名”结构和准指示词型定指“量名”结构——从吴语绍兴方言看汉语方言定指“量名”结构的两种类型,《语言学论丛》第5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盛益民、陶寰 2019 话题显赫和动后限制——塑造吴语受事前置的两大因素,《当代语言学》第2期
- 石村广 2016 动结式的致使意义和使动用法的双音化,《当代语言学》第3期
- 石村广 2018 汉语南方方言的动宾补语序——兼谈与壮侗语的语言接触问题,《语言研究集刊》第20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 陶寰 1996 《绍兴市志·方言》,任桂全[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福堂 1959 绍兴话记音,《语言学论丛》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 魏培泉 2005 中古汉语使成式中心语辨识法之探讨,《汉语史学报》第5期,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吴子慧 2007 《吴越文化视野中的绍兴方言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徐烈炯、刘丹青 2007/1998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
- 徐烈炯、邵敬敏 1998 《上海方言语法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 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 许宝华、陶寰 1999 吴语的处置式,伍云姬[主编]《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赵长才 2000 《汉语述补结构的历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赵长才 2003 “打头破”类隔开式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汉语史学报》第4期,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志锋 2012 《周志锋解说宁波话》(北京)语文出版社
- 朱佳蕾 2014 《论元结构及其句法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Chen, Ping (陈平) 2004 Identifiabi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2: 1129-1184.
- Comrie, Bernard 1985 *Ten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vón, Talmy 1994 Irrealis and the Subjunctive. *Studies in Language* 2: 265-337.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thun, Marianne 1995 On the Relativity of Irreality.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eds. by J. Bybee & S. Fleischman, 367-38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Zhu, Jialei (朱佳蕾) & Sheng, Yimin (盛益民) 201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in Shaoxing Wu, Mandarin Chinese and English, paper presented at a workshop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Event Structur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ctober 26-28, 2018.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Split Resultatives of Shaoxing Dial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SHENG Yimin & ZHU Jialei

Abstract The Wu dialect in Shao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differs from Putonghua in having split resultatives in the form of verb-object-result (henceforth VOR) as its most productive resultativ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the VOR construction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its use. It explores the causes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with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Shaoxing dial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Wu dialect, VOR constructions, categorical constraint, topic prominence, constructional competition

补 正

本刊2020年第1期72页-77页刊发张晓静《河北武邑方言“家”的用法》。补题注如下：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河北冀鲁官话语法研究”(18CYY014)资助 特此说明。